

甜自高州来

□李碧芳

高州的甜,是岭南红土浸出的底色,是柴米油盐裹着的烟火暖,更藏着千年人文的厚重。这片土地上,荔香漫坡间,厚夫人“好心文化”,精神浸润人心——她生于古高凉(今广东茂名),历经三朝护统一、促团结,信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如今探访洗太庙、研习“好心文化”,是寻根必修课,更成茂名最动人的精神内核。

这份甜藏在记忆深处,连梦都被浸润:梦里漫山荔枝深白如星,缀满枝桠,风裹清甜漫过岭头,连呼吸都沾着甜雅。原来“梦里荔花开,甜自高州来”非虚言,是这方水土刻在骨子里的温柔,把清甜念想悄悄唱进人心间。

今年夏天,梦里的甜顺着快递箱奔来。粤西朋友寄的高州桂味,开箱时果壳还沾着根子镇的荔枝园,仿佛刚从晨露未干的枝头上摘下,荔枝林的鲜活瞬间漫开。捏一颗在手心,薄壳“啪”地裂开细纹,清甜混着淡淡桂香直钻鼻尖;剥去壳,奶白果肉脆生生的,甜意从舌尖漫到喉咙,不胸不燥,连嗓子都润得熨帖。

女儿凑来尝了口,眼睛忽然发亮:“妈妈,荔枝原来这么好吃?”她在中山长大,初中时带荔枝去学校,被同学说“上火”,红着脸揣回书包后便再没碰过。如今这颗桂味解了她的心防,她蹲在箱边剥着吃,指尖沾着甜汁笑:“以前是没吃过的。”

她把荔枝分赠同事、寄给外地朋友,赞声顺着网线飘来:新加坡工作过多年的50多岁同事,尝完一粒叹“核小甜得清透,从没见过这么好吃的”;拉着人再去拿时,剩下的十几颗已被“偷光”;北京朋友拍来孩子啃得满脸汁水的模样,上海朋友晒出果皮小山,澳门同学的妈

妈会后赞不绝口,催着再买两箱。这跨千里的鲜甜,动人的从不是果肉,是分享的热乎劲儿,是一颗果子连起四方人的温柔。

这份甜,藏着千年光明的底气,更藏着“大基地”托举的硬实力。高州荔枝种植始于秦朝,是世界最“年长”的荔枝产地之一;根子镇古荔园里9棵超1300年的古荔枝树,从唐朝起年年挂果,相传曾为杨贵妃进贡荔枝。如今作为茂名荔枝核心区,55万亩荔枝铺满丘陵,根子镇以“中国荔枝第一镇”撑起“全球每10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这里”的规模,30多个品种扎根于此,茂名白糖更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

“大产业”则让这份甘美延伸出完整链条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荔枝“止渴,益人颜色”,高州人将其鲜食、晒荔枝干、制桂圆肉,清光绪《高州府志》载“高州三宝”,荔枝便是其一。高州农业局干部林斌按“55度烘20小时”工艺保甜鲜,还懂“留果皮红”的门道,制成的干货引宝妈抢购;桂圆肉更是家常滋补好物,藏着岭南人家的烟火暖。

友人知晓我好这口甜,特意送来一罐荔枝蜜。玻璃罐里,琥珀色的蜜液稠得能拉出丝,开盖瞬间,浓郁的荔枝香混着蜜香直往鼻子钻,舀一勺用温水冲开,那清甜润到喉咙里,仿佛把整座荔枝林的芬芳都含在了嘴里。返乡时,在街边小店瞧见荔枝冰激凌,迫不及待买了一支。浅粉色的冰淇淋球裹着细碎的荔枝果肉,入口先是奶香的绵密,接着荔枝的清甜就炸开了,像把夏日枝头最鲜灵的那抹甜,冻进了冰凉的奶味里,叫人吃了第一口就舍不得停下。

在此基础上,高州还延伸出荔枝酒、荔枝醋等多元产品,更有作为广东高凉菜系代表的荔枝宴

——“妃笑蝉鸣”以荔枝配虾显鲜甜,“桂圆肉润”用荔枝搭五花肉衬果香,融传统技艺与创新于一体。高州人更让甜得放心:以根子镇、分界镇为主产区,严管农药,做质量追溯;荔枝季,冷链车清晨果发车,48小时内鲜荔可抵京、沪乃至迪拜。在阿联酋迪拜的高商里,一箱1.5公斤的高州白糖零售,价99迪拉姆,约合人民币194元,每斤66元。价虽高却魅力足——颗颗饱满,48小时鲜达迪拜,800斤两天售空,当地刮起“荔枝旋风”。分界镇车间里,自动化生产线日处理10万斤鲜果,让“农家干货”升级为“高端食材”。

荔园的清甜还养出别样样。果农在荔枝园养鸡,鸡以熟落荔枝为食,炖出的汤乳白鲜醇,肉丝带荔枝香,这是高州独有的“荔枝鸡”。我在农家乐喝过这汤,一口鲜甜散开,连喝两碗不过瘾,老板笑说“这是高州独一份的味”。

“大电商”打破地域限制,“大营销”让“荔”牌越叫越响。政府搭电商站,教果农直播带货,根子镇柏桥村等“亿元村”里,果农对着镜头就能把荔枝卖向全国;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以“破壳荔枝”造型成网红打卡地,如今开放式运营,游客逛完便能入园摘果。今年荔枝出口2600多吨,增幅20%-30%，“中国荔乡”的影响力持续扩散。

每年三月,高州的山被荔花香浸染:荔枝花碎白缀枝丫,风拂香飘满岭注,蜂蝶绕丛追甜雅,花瓣沾落鬓发,漫山素色笼烟霞,人随香走忘还家。四月果熟季,荔枝红如火、粉如霞,一串串压弯树枝,风一吹就晃着“招手”。游人举相机追红果,孩子拽着果农要“最甜的那颗”,果农递上竹篮教“捏果蒂才不伤树”,风穿荔枝林裹着果香

与笑声,连时光都慢了——最动人的从不是风景,是这份被甜包围的、热气腾腾的生活。

这份甜的底气,更藏着“甜蜜果农”的筋骨和“新奇特猛”的活力。早年果农凿梯田、填石缝让果树扎根,获“东学梅州,西学高州”推广;如今广东首个荔枝产业链党委委办200多户主体“抱团种果”,是“新”的模式;千年古荔挂果、种质资源圃藏“活化石”,是“奇”的底蕴;桂味含桂香,“荔枝鸡”带果香,是“特”的滋味;55万亩荔枝,26亿元龙眼产值、高出口增幅,是“猛”的实力。

产业的“大”最终化作农户稳稳的幸福。根子镇柏桥村荔林间新楼林立,果农八叔靠荔枝、龙眼年收入超10万元,笑称“收完果带老伴去广州逛”;傍晚村口,老人唠家常常到荔枝,果农谈“今年桂味真好”,甜进果里更甜进日子里。这份甜离不开党和政府的“主心骨”——早年带专家教技术,后来搭冷链、建电商,让石缝里的果能卖遍全国。

现在的高州,千年荔枝仍结果,烘房烟火袅袅,产业园机器欢转,服务区天桥上攒着笑盈盈的游人。果农脸上的笑是踏实,市集礼盒是体面,寻常人家灶上的桂圆茶、荔枝甜汤,都是日子里的妥帖暖。

又到荔枝红时,站在根子镇荔园,看满树红果在阳光下闪光,风里满是清甜。恍惚间,梦里荔枝与眼前红果重叠,忽然明白:高州的甜从不是果子的甘美,是洗夫人“好心文化”的温润,是“五大”发展托举的底气,是“新奇特猛”激活的活力,是千年智慧的传承,更是乡村振兴的“金果子”——把土地的馈赠,都化作农户稳稳的幸福。

梦里荔花开,甜自高州来!

羁绊之茧

□陈梦

曾几何时,我以为人生当如行云流水,无拘无束。少年时读李白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”,心中便种下了潇洒的种子。想象着自己将来必定是那个背着行囊走四方的人,如风般自由,如鹰般翱翔,不为任何人任何事停留。这种幻想伴随我度过了整个青春时代,直到生活的真相如潮水般缓缓漫过脚踝,继而淹没至膝,我才惊觉:人之一生,原是在无数羁绊中泅渡。

初入社会时,我本在乡村小学任教,却花掉三分之一工资到城市一隅租了间小阁楼度周末,刻意选在高楼,只因爱那毫无遮挡的视野。每至深夜,常立于窗前看万家灯火,自以为超然物外。那附赠的爱好换来去,感情亦是如此,总觉得前方有更广阔的天地,更契合的灵魂。偶尔回家,听父母唠叨家家长短,看亲戚们为琐事烦恼,心下不免暗忖:他们为何甘愿被如此多的牵绊所困?我定要活出另一种人生——轻盈的、飘逸的、不为世俗所累的人生。

转变来得悄无声息。先是母亲一场病,我请了假回家照料。病榻前,她苍老的手握住我的手腕,力道很轻,却让我无法挣脱。那几日,替她熬药、擦拭、读报,突然意识到这个曾经为我撑起整片天空的女人,已然如此脆弱。后来父亲检查报告有些疑点,我带着他来几家医院,在消毒水气味弥漫的走廊里等候时,他突然说:“老了,反倒要拖累你们了。”我心头一哽,竟说不出那句“不会”。

这些还是开端。弟弟买房差首付,深夜打来电话支吾半天;表妹找工作,母亲委婉问能否帮忙;朋友开店夭折,醉酒后哭诉无助……起初觉得这些是打搅,是束缚我翅膀的绳索。直到某个周末,为亲戚的一桩麻烦事奔波整日,精疲力竭地回到公寓,却意外发现:那些曾以为的负担,不知何时已成生命的一部分。

恍然大悟的时刻在寻常黄昏。我正忙着批改作业,母亲来说堂嫂生了儿子,家族要聚餐庆祝。本想推辞,却鬼使神差地应了下来。席间,看着一大家人吵吵嚷

嚷,孩子们追逐嬉戏,老人们絮絮叨叨,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。那一刻,我不再是孤立的个体,而是巨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,被需要着,也需要着他人。

我们总向往飞翔,却忘了大地才是唯一的依托。潇洒的人生不是斩断所有牵绊——那只会让人如断线风筝般飘零无踪。真正的潇洒,或许是在承担中获得的从容,是在接纳后得到的释然。亲情、责任、牵挂,这些看似沉重的词汇,实则编织成承接我们的安全网。人活于世,哪有真正的“无牵无挂”?那些宣称自己了无牵挂的人,或许只是尚未意识到自己身在网中,抑或不幸失去了这张网。

而今我已住在高楼,依然爱看万家灯火。但现在的每盏灯火,在我眼中都连着一个故事、一份牵挂。有人为子女学业焦虑,有人为父母健康奔波,有人为朋友两肋插刀。无数羁绊交织成夜空的星河,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束微光,既照亮他人,也被他人照亮。

人生或许不是越来越潇洒,而是越来越厚重。像一棵树,年少时只顾向上生长,渴望触摸天空;年岁渐长,却开始向下扎根,越扎越深。这些根须就是我们的羁绊——父母、爱人、子女、朋友,甚至是一份责任、一个承诺。它们看似限制了树的移动,却给予了抵抗风雨的力量。

我终于明白:绝对潇洒本不存在,那些看似逍遥的人生,不过是有人替你承担了重量,或是你残忍地抛弃了本该承担的重量的结果。而真正的成熟,是学会在羁绊中舞蹈,在责任中寻找自由,在牵挂中体会幸福。

深夜写字时,手机屏幕亮起,是母亲发来的消息:“睡了吗?天气转凉,记得加衣。”我放下笔,回复道:“马上睡,您也保重身体。”这一刻,我感到的不是束缚,而是一种温暖的包裹。就像蚕被茧包裹,那不是囚禁,而是孕育新生的必经阶段。

我们都在羁绊之茧中,等待蜕变。

余夏长,滋味长

□黄远航

我的夏天,是从一杯酸酸甜甜的西柚茶开始的。透明的杯壁上缀满细密的水珠,犹如被晨曦吻过的叶片上凝结的初露,晶莹剔透。吸管轻轻搅,冰块相触,叮咚作响,宛如夏日序曲里的风铃,清脆地荡开一片涟漪。当那一口清润滑入喉间,酸甜交织,凉意漫溯——仿佛有一束光倏然照进心底。于是我知道,夏天,已这样温柔地抵达了。

我深爱夏天的光。它慷慨而坦荡,把人映照得通透发亮,让庸常万物也焕发明媚。树叶绿得汹涌澎湃,仿佛下一秒就要融化成流淌的碧波;蝉声如潮,一阵高过一阵,那不是噪响,而是生命最炽热的诗章。偶尔有风路过,轻巧地拂过臂弯,又转身撞向窗边的风铃。那声响零零落落、清亮如碎玉,像是要把整段时光都染成淡淡的、梦境般的蓝调。

夏天的傍晚总是姗姗来迟。天色迟迟不肯沉暗,夕照却早已开始纵火。云霞被落日点燃,从天边一路烧到眼底,洒染出橘红、绯紫、金粉,最后渐渐漫入一片温柔的靛蓝。我常坐在微凉的阳台上,捧着刚切开的冰镇西瓜,一口

咬下——清甜的汁水霎时迸溅,顺着指缝滴滴滑落。那或许就是夏天最坦荡,也最甜蜜的馈赠。

而夏夜,总爱忽然落下雨来。不像春雨那般矜持,也不似秋雨那样萧瑟,它率性而酣畅,噼里啪啦敲打树叶,如一场孩子气的告白。空气里顷刻弥漫开泥土与青草交织的芬芳,清冽又鲜活。待到翌日醒来,世界早被洗得清清爽爽,阳光再一次缀满枝头——夏天仿佛永远不会退场,热望始终生生不息。

如今,秋风已悄悄在徘徊,试图捎来换季的消息。可我的夏天,那明亮的光、慵懒的热、熟悉的滋味,仍徘徊在呼吸的缝隙里,迟迟不肯随日历一页页飘散。

我的夏天,是从一杯西柚茶开始的,却从不因杯空而结束。余热未止,回忆正长。只要记住那份酸与甜,它就永远不会离开。



扫码关注
快捷投稿

禅意四首

□潘永辉

孤峰禅月

欲上孤峰问寂寥,人间渐被静中消;纷纷幻物归虚境,彻骨清凉夜正韶。

灵光破象

虚空尚且有非存,日月何须着意昏;莫道今生无势力,灵光一剑破乾坤。

山河日出

微煮乾坤一镜明,山河渐伏数纹轻;心平不辨空世界,任把空空空世情。

街市灵山

红尘街市是灵山,声色煌煌耳目闲;会得凡间烟火梦,谁人通透过禅关?

文光旭日

□陈刘雄

千年的智慧
铸成一支神笔
屹立在鉴江河畔上
仿佛太阳是以你为中心
从不间断地转圈子
多少年的丈量
都无法量度你厚重的历史内涵
晨曦将你沧桑的脸染成金黄色
慢慢又将你镀成浅黄色
我在你的西侧
看到了太阳公公
成了一颗光芒四射的明珠
宁静的晨光

轻轻地将你置入浅绿色的鉴江水中
氤氲的风儿吹起道道水波
你那高大笔直的身躯
变得瘦而曲
鱼儿在清澈见底的水里戏弄
将你的影子咬碎
凝思了半天
午后阳光又将你扶正催醒
刚好你已蘸饱了橘州人民的
情怀
一幅幅壮丽画卷
从古展到今



山水画《穿越太行山》

作者:吴一波

第五十九章

小说连载 04

也红

阿明

帝皇酒店距李秀芹的“十八子大快活”美容会所仅十分钟车程,张松东很快将凯迪拉克驶入会所停车场。当他走到装饰豪华的大门前时,两名外国女迎宾迎上前来,用生硬的普通话微笑着:“老板,欢迎光临!”

张松东记得上次来时迎送还是中国姑娘,不禁多瞥了一眼——高挑的身材、白皙的皮肤、精致的五官,浑身散发着浓郁的“洋气”。好色的张松东顿时神魂颠倒,脚步不自觉地停下,直勾勾地盯着她们……

殊不知不远处,有一双眼睛正仇恨地注视着张松东,那就是贺北海。他已暗中跟踪张松东多时,立誓此生不除掉张松东死不瞑目!这一切都源于张松东在征收江景花园土地时,用放毒蛇的下作手段逼走贺北海一家。在江景花园开盘典礼上,贺北海用寻呼机制造纵火案,后被公安机关破获,一审被判十二年,经亲友罗伟文局长多方斡旋,最终改判缓刑三年。为打点关系,他不仅花光所有拆迁款,还欠下一身债务。因此,贺北海对张松东恨之入骨。

作为江南市钟表修理世家,贺北海精通机械组装。他吸取上次作案教训,这次改用普通小闹钟加雷管炸药制作了一个定时炸弹,小心藏在随身背包中,只待时机成熟,就送张松东东西。

再说张松东见到两个花枝招展的洋妞,早已魂不守舍,与她们调笑之余,竟色胆包天地在洋妞丰臀上拧了一把。恰被大堂何经理看见,他急忙上前挽住张松东的路膊撒娇道:“哎哟,是东哥呀!这么久不来,想死人家了,嘻嘻嘻嘻!”何经理虽也有几分姿

色,但比起洋妞,在张松东眼里就如家常便饭对山珍海味。他興味索然地挣脱何经理,侧头问道:“李总在吗?”“在在在!”何经理不假思索地回答。张松东顺势说:“帮我叫一下。”何经理迟疑一下,扑闪着双眼低声说:“李总刚同李市长上总统房了。”张松东闻言醋意顿生,暗骂:李沁你这混蛋!明知李秀芹是我的女人,竟然给我戴绿帽!

张松东不再理会何经理,径直往二楼总统房走去。刚到门口,差点与送茶水的服务员撞个满怀。他侧身躲过,用力推开大门,经过客厅茶台,快步走进灯光朦胧的按摩房。映入眼帘的一幕是:李沁正强行拥抱李秀芹,嘟着嘴亲她,而李秀芹双手抵着李沁胸膛,脑袋左右躲闪,惊慌地喊着:“李沁不行!李沁不行!”

张松东用力干咳一声,两人同时望来。李沁迅速收回双手,尴尬异常;而李秀芹则满脸绯红,急忙走向张松东。张松东亲眼证实李沁并未得逞,李秀芹也未委身,一切皆因自己来得及时。想到李沁既是老同学,更是市领导,利益至上的张松东自认犯不着为一个女人和他闹不愉快,便装作什么也没看见,挤出笑声问道:“你们刚才说什么悄悄话呢?也讲给我听听?”

李沁同样是惯于人情世故之人,很快恢复常态:“松东兄来得正好,我有件好事同你分享!”此话倒也不假,他确实有喜事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国内经济成立日新月异,前段时间江南省批准江南市成立莲花经济开发区。官场反应迅速,多位有实力的领导都想新任或兼任开发区党工委书记。经

过激烈角逐,最后集中在两人身上:常务副市长程杰和分管科技文教的副市长李沁。常委会上,许东表示两人都不错,但更偏向程杰;梁启春事先得了李沁的“好处”,自然力推李沁。最终双方妥协,市委组织部向省委报了双人选。省委过会前,梁启春又带李沁赴省城同老领导—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吃了顿“便饭”,结果便再无悬念。

今天刚到办公室,梁启春就把这个“好消息”告诉了李沁。李沁想到开发区一把手是个“肥差”,无数钞票将滚滚而来,更为高兴的是增添了主职履历,为日后升迁打下坚实基础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,他要立即找人“分享”。思前想后,他把身边的女人虑了个遍,最终选定李秀芹。原来李沁也和许多男人一样抱着“妻不如妾,妾不如偷,偷不如偷不着”的心思。李秀芹是高中班花,那时他都不敢正眼看她。毕业后忙于事业,没想到李秀芹竟嫁给了欧光华,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,料想好景也不长。果然,两年多他们就离了婚。可惜的是,自己正想方设法要把李秀芹弄到手,却被张松东捷足先登。李沁暗忖:我哪点比不上欧光华和张松东?今天偏要尝尝班花的滋味。于是便出现了张松东刚才所见的一幕。

这时,李秀芹已来到客厅的茶台边坐下,招呼两人道:“两位成功人士,坐下来聊聊。”张松东落座后端起杯以茶代酒同李沁一碰:“市长大人,您有什么喜事,我和秀芹洗耳恭听。”李沁慢品一口李秀芹泡的乌龙茶,故作神秘:“你们猜猜?”

“男人的喜事,无非升官、发财、走桃花运,有什么难猜?”李秀芹不以为意。但她并未作声,只朝张松东努了努嘴。张松东在体制内混过,自然明白最大的“喜”莫过于升迁,至于发财和女人终究上不得台面,便笑说:“我看市长头紫紫气,两眼放光,定是官运亨通。”李沁煞有介事地摇头又点头:“松东兄说对了一半。”

李秀芹其实并不关心李沁有何好事,起身为他们续茶时,忽想起昨日一位客人说的顺口溜,不由咧嘴一笑:“两位成功人士,我昨天听到一段顺口溜,要不要听听?”李沁心情正好,笑道:“好呀,说来听听。”

朝两人各看了一眼,李秀芹才正色道:“两位老同学,我可不是说你们哦!这是一位客人说的,‘当官靠后台,挣钱要胡来,真理在报上,清官在戏台’,你们评评?”

李沁不假思索地一挥:“那是封建年代的事!现在哪一个当官的不是靠自己干出来的?松东兄你的哪一分钱不是用血汗换来的?”张松东连连点头:“对对对!”李沁习惯性地端起杯绕茶台走了大半圈后猛地又一转身:“我就不卖关子了。今早得到确切消息,我兼任莲花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,级别虽没升,但这是名副其实的主职啊!”

张松东心下愕然——这段时间坊间都传是常务副市长程杰兼任此职,怎会成了李沁?他反应极快:“李书记!今晚我做东,叫上高中一班的几位老同学,一起为您庆祝一番!”李沁又一挥手:“别别别!市委还没正式宣布,千万别干这种傻事。来自方长,不急这一时!”

一想李沁升迁也能为自己带来不少好处,张松东一下激动起来,呵呵笑着改口:“对对对!李书记,开发区的楼管馆所、土建工程,我可是第一个报名啊!”他伸手试了试玻璃茶壶的温度,觉得正好,便端起茶

壶向李沁拱手:“李书记,松东以茶代酒敬您!您上任后但凡用得上我的地方,尽管吩咐!”说罢仰头“咕嘟咕嘟”地将一升多乌龙茶一饮而尽。

李沁抬手用力拍了拍张松东左肩,算是认可了他的“表忠心”,随即不动声色转换话题:“松东兄,刚才说到高中一班几个同学,他们近况如何?”

张松东首先想到自己一手导演的树脂总厂爆炸案,脸上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:“树脂总厂有老同事早上来电,说厂里发生大爆炸,死伤超20人。这下龙涛明可惨了。”李秀芹恍然插话:“怪不得我来时路上见那么多消防车往树脂总厂去!”市里的安全生产是竞争对手程杰分管,李沁不想多作议论,只“哦”了一声又问:“那其他人呢?”

见张松东在掏烟盒,李秀芹便接话:“前两天黄丽丽来我这里做头发,她说已调到龙涛明厂里,精神状态挺好的。”张松东听到黄丽丽名字,像突然想起什么,一脸猥琐:“哎,欧光华跟我说,有天他去找龙涛明,推门竟撞见龙涛明和黄丽丽在办公室干那事,连门都不闭。”

一双小眼睛盯着李秀芹,李沁阴阳怪气道:“撞见这种事可是要倒霉的,龙涛明给欧光华利是?”张松东接茬:“龙涛明要是给了利是,那他美若天仙的女朋友韩小倩岂不是知道了?”说完与李沁一同哈哈大笑起来。

李秀芹不信龙涛明是那种人,反倒怀疑欧光华造谣,脱口而出:“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!”

李沁并未嗔怪,反而顺着她话问:“松东兄,咱们班没有那‘好东西’的柯金福好久不见咯,他去哪儿了?”张松东心头一震,警觉地回答:“报告书记,我也不知道呀!”其实最清楚柯金福去向的就是张松东——此时此刻,柯金福正在泰国曼谷……